

章氏遺書

章氏遺集

章氏遺書補遺

余既刻實齋先生遺書益以外編十八卷搜求其
他著述如史籍考亳州志則杳然無聞獲天門縣
志一種乃先生父勵堂大令所撰也於各書採輯
佚文凡所得諸篇今別編一卷以附於後譚復堂先生撰
傳載與友書稱之爲庶治先生之學者樂與共賞
略似非全文未錄焉惟據王目尙有士習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等篇又讀其遺書見於自注者有諸子家史圓通
諸篇則闕逸者猶復不少異日當廣爲蒐輯以更
期無憾云吳興劉承幹識

論課蒙學文法

文辭末也而不可廢童子欲其成章譬如梓匠輪輿莫不有繩墨也乾隆乙巳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諸生多授徒爲業童子之學端以先入爲主初學爲文使串經史而知體要庶不誤於所趨因條二十六通以爲之法說甚平易而高遠者亦不外此宜於古而未嘗不利於時能信而有恆心斯得之矣

蒙幼初學爲文最忌輕清圓轉易於結構若以機心成其機事其始唯恐不解成章多方勸誘期於庶幾得之其後演習成慣入於俗下時文將有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者先入爲主良不可以不慎也

世俗訓課童子必從時文入手時文體卑而法密古文

道備而法寬童幼知識初開不從寬者入手而使之略近於道乃責以密者而使之從事於卑無論識趨庸下卽其從入之途亦已難矣

時文法密不能遽責備於童子則必使之先爲破題破題能屬句矣乃使演爲承題承題能成語矣則試學爲起講後乃領題提比出題中比以漸而伸中比旣暢然後足後比而使之成篇夫文之有前後猶氣之有呼吸哢笑之有收縱語言之有起訖未聞欲運氣者學呼多年而後學吸爲哢笑者學縱久之而後學收習言語者學起語幾時而後學訖語此則理背勢逆不待知者決矣其不可者一也

卽如一篇位置前虛後實前緩後緊亦勢之所不能免
苟胸中無所謂緊與實者將有所發則亦安有所謂虛
與緩者先作之勢此亦事之顯而易見者也胸中本無
而彊作之勢則如無病之呻非喜之笑其爲之也倍難
蒙師本欲從其易者入手而先使之難不可解也胸中
或亦有時而有其意而強使之截於部位而不能暢其
所欲言則拘之也更苦蒙師必欲迎其悅樂而利導之
而反使之苦不可解也此不可者二也

屬句爲文猶備體者爲人嬰孩不滿一尺而面目手足
無一不備天也長成至於十尺九尺卽由是而充積初
非外有所加也如云魁偉丈夫其先止有面目後乃漸

生肩背最後乃具手足此不可以欺小兒矣

今使孺子屬文雖僅片言數語必成其章當取左氏論事君子設辭使之熟讀而倣爲之其三五語爲章法者爲破承題者所易辦也其十數語爲章法者爲起講提比者所易辦也其三數百字爲一章者初學成篇者所易辦也由小而大引短而長使知語全氣足三五言不爲少而累千百言不爲多也亦如嬰兒官骸悉備充滿而爲丈夫豈若學破承起講者之先有面目次生肩背最後乃具手足也哉

四書文字必讀春秋左傳爲其知孔子之時事而後可以得其所言之依據也孺子能讀左傳者未必遂能運

用其不能誦讀與讀而不能記憶又無論矣今使倣傳
例爲文文卽用以論事是以事實爲秋實而議論爲春
華矣華實並進功不妄施其便一也

四書文字必讀易書詩禮爲其稱說三代而上不可入
後世語也孺子之於四經未必盡讀讀而不識識而不
知所運用者又比比也左氏春秋稱述易書詩禮無所
不備孺子讀經傳而不知所用則分類而習其援經證
傳之文辭擴而充之其文自能出入於經傳矣根柢深
厚得於幼學他日豈可量其所至也其便二也

四書文字本於經義與論同出一源其途徑之分則自
演入口氣始蓋代聖賢以立言所貴設身處地非如論

說之惟我欲言也孺子議論既暢則使擬爲書諫辭命
左氏春秋名卿大夫出使專對與夫諫君匡友出辭可
謂有章者矣苟於議論成章而後使之分類而誦習焉
因事命題擬爲文辭則知設身處地而立言既導時文
之先路而他日亦爲學古之資矣其便三也

如擬臧僖伯

便代臧僖伯口氣必切魯隱公時勢如展喜受命於展禽便代展禽口氣必切齊魯時勢

初學先爲論事繼則論人事散出而易見人統舉而稍
難故從入之途有先後也孺子旣於論事之文暢茂條
達爲之師者卽當導以纂類春秋人物自天子諸侯后
妃夫人以至卿士大夫聞人達士略倣紀傳之史區分
類例逐段排比使一人之事首尾完具鉅細無遺然後

於其篇末卽倣史記論贊之文作爲小論其體與論事之文亦自不同論事之文欲其明暢論人之文欲其含蓄論事之文疏通知遠本於書教論人之文抑揚咏歎本於詩教孺子學文但拘一例則蹊徑無多易於習成括調體格時變使之得趣無窮則天機鼓舞而文字之長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纂類春秋人物區分略倣紀傳體句析條分未遽連屬爲紀傳之文也然而纂類之法則啟牖於幼學者爲不尠矣春秋爲魯國之書左傳稱謂皆主魯以立例今旣散爲列國紀傳則王不加天而魯不稱我事實無所改易而稱謂各係主賓可以知撰輯之不可因襲舊稱也

春秋爲編年之書左傳書事君臣同載今旣各爲紀傳則二人共事當分詳略事有出入當存互見可以知行文之剪裁繁複也傳有分合事有始末或牽連而並書或因端而各出可以知比事屬辭之法也卽此舉隅立例俾初學者知所用心於事不勞而資益者不但文字之長而已也

纂類左傳人物而學論贊必讀司馬遷書遷書五十萬言不易讀也日取紀傳一篇節其要略而講說之遂熟讀其論贊之文不過四五閱月可以卒其業也村塾蒙師授讀無用時文奚止一二百篇而孺子懵然無所知也今讀百三十篇論贊不過百餘起講之篇幅也遂使

孺子因論贊而略知紀傳之事因紀傳而妙解論贊之
文文之變化與事之貫串是亦華實兼收之益也且以
史遷之法而法左氏春秋他日經經緯史之學不外是
矣而其實裨益於時文實有事半功倍之明效較之徒
業時文者不可道里計矣

史遷論贊之文變化不拘或綜本篇大綱或出遺聞軼
事或自標其義理或雜引夫詩書其文利鈍雜陳華樸
互見所以盡文章之能事爲著述之標準也初學不可
有所別擇不特使其胸羅全史亦可使知文境之無不
備也一自評選文家刪取雋語佳章勸誘蒙俗而樸拙
平鈍不以工巧見長者屏而勿錄而子弟遂誤學問文

章爲二事而所爲之文其不成者固無論矣幸而成者亦皆剽而不留華而無實不復可見古人之全也蓋可惜也夫人之一身耳目聰明百骸從令心具虛靈臟納滓穢雖有清濁靈蠢之別要必相附而後爲人也今欲徒存耳目心知而去百骸臟腑安得有是人哉

論人之功旣畢則於左氏春秋之業思過半矣子弟文境亦復稍展拓矣於是而使之數典亦馴而易入之功也蓋左氏人物事實旣倣紀傳而區分矣兵刑禮樂典章制度當倣史遷八書之例而分纂也其於時文則典制經制題文爲切近矣紀傳倣其論贊書表倣其序論文章體制論贊欲其抑揚咏歎序論欲其深厚典雅論

事論人擬書擬諫之後學爲序例而變遷其境其體亦幾於備矣更取世家系譜列國年表又若晉卿分軍魯卿執政之屬參稽書傳而倣以爲表序論亦用十表之例是亦舉而措之之事也

凡此別類分求華實並進縱橫貫串其於左氏一書亦旣無遺義矣再取所纂人物事蹟參以公穀國語禮記史記周秦諸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漢書五行志之屬凡及春秋時事者按其人名增其未備錄其異同以類相從以時相次詳悉無遺則人物事蹟無遺缺矣

先所作之論贊與參補之事不相符者可以隨時改正

其同事異敘同敘

異言同言異用或此詳而彼略或彼合而此分或虛實

而實虛或有去而有取孺子留意玩索即可學爲敘事之文向所做紀傳而分別纂輯者首尾旣已完具即可使之聯綴以爲紀傳先其事小而傳簡者漸及稍多而差長者然後乃及長篇紀傳亦如始學論事之積小以高大者也豈不誠易易哉

文章以敘事爲最難文章至敘事而能事始盡而敘事之文莫備於左史今以史遷之法而貫左氏之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盡初學可幾也而初學從入之途實亦平近而易習且於時文尤爲取則不遠也豈非至奇至平之法歟

敘事之文所以難於序論辭命者序論辭命先有題目

後有文辭題約而文以詳之所謂意翻空而易奇也敘
事之文題目卽在文辭之內題散而文以整之所謂事
徵實而難巧也翻空之文但觀古人所作可以窺其意
匠經營爲其文成而題故在也徵實之文徒觀古人所
作一似其事本自如是夫人爲文必當如是敘述無由
窺作者之意匠經營爲其題在文辭之內文成而題已
隱也自非離析其事無由得其所以爲文此以紀傳體
例貫串編年之所資也且非萃合諸家之同事異敘同
敘異言之互見其說已詳於上章無由通其文境之變化此以
左傳事實參互子史諸家同異之所資也故學敘事之
文未有不宗左史而世之讀左史者徒求之形貌而不

知分析貫串之推求無怪讀文者多而能文者少也

序論辭命之文其數易盡敘事之文其變無窮故今古文人其才不盡於諸體而盡於敘事也蓋其爲法則有以順敘者以逆敘者以類敘者以次敘者以牽連而敘者斷續敘者錯綜敘者假議論以敘者夾議論以敘者先敘後斷先斷後敘且敘且斷以敘作斷預提於前補綴於後兩事合一一事兩分對敘插敘明敘暗敘顛倒敘迴環敘離合變化奇正相生如孫吳用兵扁倉用藥神妙不測幾於化工其法莫備於左氏而參考同異之文亦莫多於春秋時事是固學文章者宜盡心也

敘事之文亦既試編爲紀傳矣向所做八書而纂輯典